

列 宁

国 家 与 革 命

第 一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В. И. ЛЕН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ЕВОЛЮЦИЯ

本书译文采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这次排印大十六开本时，由译者根据原文又重新作了一次校订。

列 宁
国 家 与 革 命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譯局譯
列 宁 斯大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16}$ · 印张 $9\frac{1}{4}$ · 字数 81,000

1964年5月北京第1版

1964年5月上海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595 定价（二册共）（五）1.30元

目 录

初版序言	1
第二版序言	3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4
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4
2. 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	8
3.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11
4. 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16
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 1848—1851 年的经验	23
1. 革命的前夜	23
2. 革命的总结	28
3. 1852 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35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	
马克思的分析	38
1. 公社社员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38
2.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44
3. 议会制的消灭	49
4. 组织民族的统一	56
5. 消灭寄生虫——国家	60

第四章 續前 恩格斯的補充說明	62
1. “住宅問題”	63
2. 同无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66
3. 給倍倍爾的信	71
4. 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判	75
5. 1891 年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所寫的導言	83
6. 恩格斯論民主的消除	90
第五章 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	93
1. 馬克思如何提出問題	93
2. 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	96
3. 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	102
4. 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	107
第六章 馬克思主義被機會主義者庸俗化了	116
1. 普列漢諾夫與无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116
2. 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118
3. 考茨基與潘涅庫克的論戰	126
初版跋	137
注釋	138

初 版 序 言

國家問題，現在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政治實踐方面，都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帝國主義戰爭大大加速和加劇了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國家同擁有莫大勢力的資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對勞動群眾的駭人聽聞的壓迫，愈來愈駭人聽聞了。各先進國家（我們在這裡是指這些國家的“後方”而言）已經變成了囚禁工人的軍事苦工監獄。

連綿不斷的戰爭造成的空前慘劇和災難，使群眾生活困苦不堪，使他們更加義憤填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正在顯著地發展，這個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已經具有實際的意義了。

在幾十年較為和平的發展中積聚起來的機會主義成分，使得社會沙文主義流派在世界各個正式的社会黨內取得了統治地位。這個流派（在俄國有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婭、魯巴諾維奇以及不太露骨的策烈鐵里先生、切爾諾夫先生之流；在德國有謝德曼、列金、大衛等；在法國和比利時有列諾得爾、蓋德、王德威爾得；在英國有海德門和費邊社分子²，等等）口頭上是社

会主义，实际上是沙文主义，其特点就在于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因为大多数所谓大国早就在剥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帝国主义战争也正是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这些赃物而进行的战争。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主义者歪曲的各个方面。其次，我们要专门分析一下歪曲这个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这次战争中可耻地遭到彻底破产的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著名的领袖考茨基。最后，我们要给俄国1905年革命、特别是1917年革命的经验，做一个基本的总结。后面这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现在(1917年8月初)大概正在结束，但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因为这个问题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

作者

1917年8月

第二版序言

本书第二版几乎没有变动，仅在第二章中增加了第三节。

作者

1918年12月17日于莫斯科

第一章

階級社會和國家

1.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馬克思的學說在今天的遭遇，正如歷史上各被壓迫階級解放鬥爭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的學說的遭遇一樣。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後，便企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即所謂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滅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對馬克思主義作這種“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來。他們忘記、抹殺和歪曲這個學說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來加以頌揚。現在，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都成了“馬克思主義者”(可別小看他們!)。那些德國的資產階級學者，昨天還是摧殘馬克思主義的專家，現在却愈來愈頻繁地談論起“德意志民族的”馬克

思来了，仿佛馬克思培育出极有組織的工人联合会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在歪曲馬克思主义的風气空前流行的时候，我們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馬克思的国家学說。为此，必須大段大段地引证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不通俗，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論到国家問題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一方面使讀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創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有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时也可以确凿地证实并清楚地指明現在占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我們現在先从傳播最广的弗·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讲起，这本书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印行了第六版。我們必須根据德文原著来譯出引文，因为俄文譯本虽然很多，但多半譯得不完全，或者譯得很糟。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做的历史的分析时說：“国家决不是从外面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現实’或‘理性的形象和現实’。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的表现，是社会分裂为不可調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种对立状

况的表现。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彼此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互相消灭，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似乎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缓和冲突、使它不致破坏‘秩序’的力量，就成为必要了。这个从社会中产生但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德文第六版第177—178页）³

这一段话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开始受到了来自两个主要方面的歪曲。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僧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看来（而且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

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例如，当 1917 年革命中国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正好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成为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即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规模行动的问题的时候，全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调和”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这两个政党的无数决议和他们的政治家的许多论文，都浸透了这种市僧的庸俗的“调和”论。至于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决不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始终不能了解的。在对待国家的态度上，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布尔什维克向来就这样说），而是唱着貌似社会主义高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巧妙得多了。“在理论上”，它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那末很明显，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脱离”的国

家政权机构不可。这个結論在理論上是不言而喻的，下面我們会看到，这是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做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后得出的绝对肯定的結論。正是这个結論被考茨基（我們在下面还要詳細证明）……“忘記”和歪曲了。

2. 特殊的武装队伍，監獄等等

恩格斯繼續說，……“国家同旧的氏族（或宗族）組織不同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按地域来划分它統治下的國民”……

我們現在看来，这种划分是“很自然的”，但这是同宗族或氏族的旧組織进行长期斗争才获得的。

……“第二个特征，就是社会权力的建立，这个权力已經不是自己組織成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殊的社会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成阶级以后，已經不可能有居民自动組成的武装組織了……这个社会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个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还有監獄、各种强制机关等物质附屬机构，这些东西都是以前氏族社会制度所沒有的”……

恩格斯在这里闡明了被称为国家的那个“力量”的概念，即由社会中产生但駕于社会之上并且益同社会脫离的力量的概念。这个力量主要是指什么呢？主要是指拥

有監獄等等的特殊武裝隊伍。

應該說這是特殊的武裝隊伍，因為任何國家所具有的社会權力已經“不是”武裝的居民，即居民“自動組成的武裝組織”了。

同一切偉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樣，恩格斯竭力促使覺悟工人注意的東西，正是盛行的庸俗觀念認為最不值得注意，最習以為常，而被根深蒂固的、可說是頑固不化的偏見奉為神聖的那些東西。常備軍和警察是國家權力的主要強力工具，但是——難道可能不是這樣嗎？

十九世紀末葉，絕大多數歐洲人認為，這是不能不這樣的。恩格斯的話正是對這些人說的。他們沒有經歷過，也沒有親眼看到過一次偉大的革命。他們完全不了解，什麼是“居民自動組成的武裝組織”。對於為什麼要有駕於社會之上並使自己同社會脫離的特殊武裝隊伍（警察、常備軍）這個問題，西歐和俄國的庸人總是喜歡借用斯賓塞或米海洛夫斯基的幾句話來答復，說這是因為社會生活複雜化、職能分化等等。

這種說法似乎是“科學的”，而且最能迷惑庸人，掩蓋社會分裂為不可調和的敵對階級這個主要的基本的事實。

如果沒有這種分裂，“居民自動組成的武裝組織”同使用棍棒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組成宗族社會的人們的原始組織比較起來，只是在複雜的程度上、技術的高明上

有所不同，但这样的組織是可能有的。

这样的組織是不可能有的，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調和地敌对的階級，如果这些階級都有“自动組成的”武装，那在它們之間就一定会展开武装斗争。于是国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特殊的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每当革命破坏国家机构的时候，我們都清楚地看到，統治階級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被压迫階級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剝削者服务，而替被剝削者服务的新型的同类組織。

上面恩格斯从理論上提出的問題，正是每次大革命在實踐中明显地而且是以大規模行动提到我們面前的問題，即“特殊”武装队伍同“居民自动組成的武装組織”之間的相互关系問題。我們在下面会看到，欧洲和俄国历次革命的經驗是怎样具体地說明这个問題的。

現在我們再来看看恩格斯的論述。

他指出，有的时候，如在北美某些地方，这种社会权力是薄弱的（这里指的只是資本主义社会中罕見的例外，以及在帝国主义以前时期北美那些自由垦殖者占多数的地方），但一般說来，它是在加强：

……“社会权力是随着国家內部階級矛盾尖銳化及邻国的扩大和人口增多而加强起来的。拿現在的欧洲來說，階級斗争和侵略竞争已把社会权力提高到可以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整个国家的地

步”……

这段話至迟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写的。恩格斯最后的序言写于1891年6月16日。当时向帝国主义的轉变，無論就托拉斯的完全統治或大銀行的无限权力或大規模的殖民政策等等來說，在法国还是剛剛开始，在北美和德国更要差一些。此后，“侵略竞争”前进了一大步，尤其因为到了二十世紀第二个十年的初期，世界已被这些“互相竞争的侵略者”，即巨大的强盗国家瓜分完了。从此海陆軍备无限增长，1914年至1917年由于英德两国爭夺世界霸权和由于瓜分赃物而进行的强盗战争，使强盗国家政权对社会一切力量的“吞食”，接近于彻底崩溃的地步。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竞争”是各大强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社会沙文主义的恶棍們在1914年至1917年，即正是这个竞争加剧了许多倍而引起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却用“保卫祖国”、“保卫共和国和革命”等等詞句来掩盖他們维护“自己”资产阶级强盗利益的行为！

3. 国家是剝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为了維持駕于社会之上的特殊社会权力，就需要捐稅和国債。

恩格斯說：“官吏既然掌握着社会权力和征稅

权，他們就成为社会机关而駕于社会之上。从前人們对氏族（或宗族）社会机关的那种自願的敬意，即使他們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于是制定了官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別法律。“一个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大于氏族代表的“权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国家掌握軍权的首脑，也会对“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社会尊敬”的氏族首領表示羡慕。

这里提出了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官吏的特权地位問題。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問題：究竟什么东西使他們駕于社会之上？我們在下面就会看到，这个理論問題在1871年如何被巴黎公社实际地解决了，而在1912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动地抹杀了。

……“因为国家是为了控制階級对立而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种階級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国家，这个階級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获得了鎮压和剝削被压迫階級的新手段”……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是剝削奴隶和农奴的机关，“現代的代議制的国家也是資本剝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是，作为例外也有这样的一些时期：相互斗争的階級达到势均力敌的地步，国家政权暂时获得某种独立性，似乎成了这两个階級之間的中介人”……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君主专制，法

国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德国俾斯麦时代，都是如此。

我們还可以补充說，共和制俄国的克倫斯基政府，在开始压迫革命无产阶級以后，在苏維埃由于小資产阶級民主派的领导而**已經**軟弱无力，資产阶級又**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直接解散它的时候，也是如此。

恩格斯繼續說，在民主共和国内，“財富是間接地發揮它的权力的，因此是更可靠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同交易所結合”（法国和美国）。

目前，任何最民主的共和国中的帝国主义和銀行統治，都把这两种維持和实现財富的无限权力的方法“发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的头几个月里，也可以說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这两种“社会主义者”同資产阶級联姻的蜜月期間，帕尔欽斯基先生在联合政府中实行怠工，不願意实施遏止資本家、制止他們进行掠夺和借軍事訂貨盜竊国庫的种种措施，在帕尔欽斯基先生退出內閣以后（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样的人），資本家“奖賞”給他年薪十二万卢布的肥缺，試問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間接的收买？是政府同辛迪加勾結，还是“仅仅”是一种友誼关系？切尔諾夫、策烈铁里、阿夫克森齐也夫、斯柯別列夫之流究竟起着什么作用？他們是盜竊国庫的百万